

卷十三

羨君面好文章

園之点之不在行

間之切之美之花之向之主

順之有之峰之蝶之舞之房

全圖增評金玉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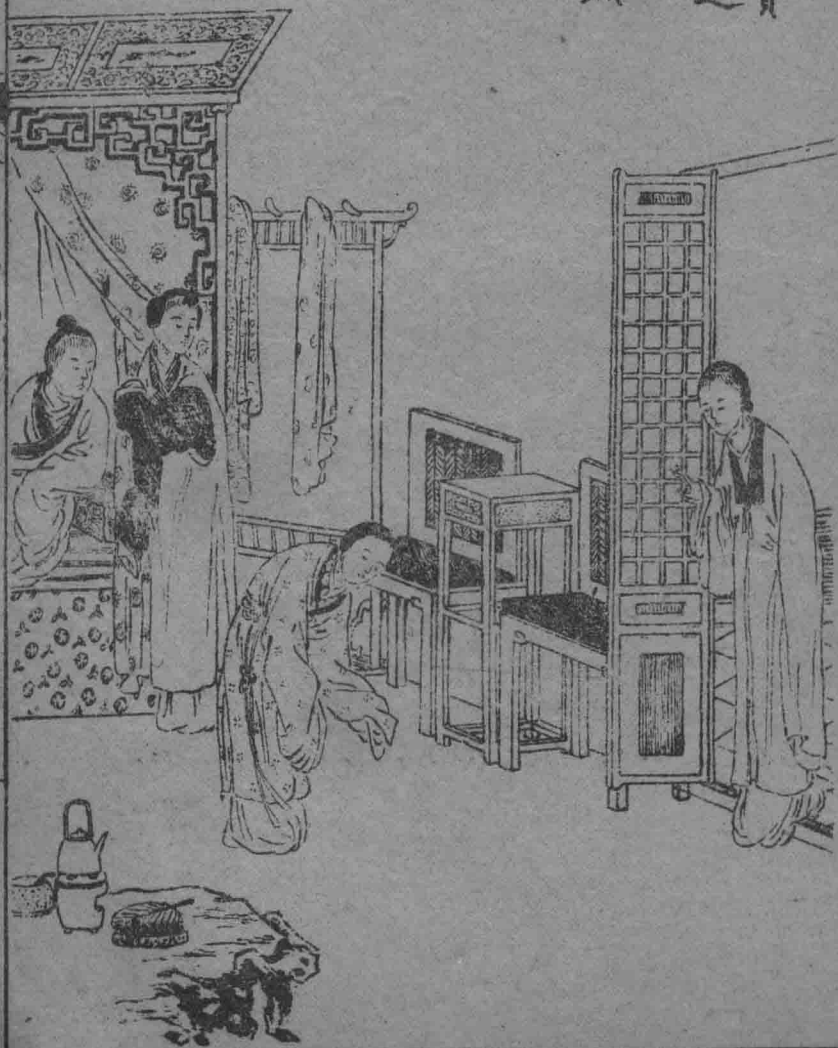
縱淫心寶塘
工設計
布疑陣寔玉
妄伎禪



許女傳巧姐慕
賢良
甄母珠賈政泰
衆散



因誤成實
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
寶玉瘋癲



暗消息鳳
 姐設奇
 謀洩機關
 聲卿達
 本性



增評加批金玉釵圖說卷十三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揮

蟬仙史評訂

話說薛蟠正在飯後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到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有他倒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收吃那酒菜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簾紙上微微一響。薛蟠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簾紙微響細看時人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拏了一塊細末覆去的細看頭看見簾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觀看時却不外面往裏一吹把薛蟠唬了一跳聽得吱吱的響聲。薛蟠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何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聲音。薛蟠只不作聲睡去。外面人如薛蟠心同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蟠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薛蟠此時心裏正疑心不知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蟠只得起來。番意想起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主婢通同兩樣心計。剛到天明早有二人來扣門薛蟠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蟠只得起來開了門有時却是寶蟾擺着頭髮掩着懷。作者假說。薛蟠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見者薛蟠薛蟠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拏在一個碟子裡端着就走薛蟠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求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來盥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蟠無人只有薛蟠在那裏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觀觀之心也有想插在裡頭做腳的也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書役的要求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這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蟠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不敢而辭恐怕惹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菜去探探薛蟠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蟠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闖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遞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裏倒沒了主意只怔怔的坐着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遠遁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蟠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蟠似非無情又不甚兇攢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蟠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裏那裏睡得着朝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有薛蟠的神情自己反到極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蟠若有悔心自非移船泊岸不趁不先到手。好偷摸及至見了薛蟠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厭薛之意自己只得以為真端了碟菜回來却故意留下酒盞以為再來覓搭之地。用心只是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到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騙寶蟾如何能騙不如我分惠於他他自無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不得要他作腳想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有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人寶蟾道倒像是期望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爹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說此心。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

頗有倦態而盤玉則說到水止珠說寶至則說說至如三寶兩人結局於斯可見北老禪之凡臂飛向東南去也

敬他又怕人說謊話所以問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當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丫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却拿我做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實蟻道這是奶奶那廝想罷我則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賺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況他也不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明說出來羞性不要應口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費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几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掩飾東西在偈們屋裏我却幫着奶奶灌醉了

他怕跑了了他他要不應偈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言怕他自誤得順着偈們的手兒此乃薛蟠計雖如此各凡明理從權司馬篇不過如此薛蟠終不能到手能作媒事在人成事在天

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偈們也不至白去了臉面奶奶想怎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頰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路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的是的薛蟠道賊心起怪不得大命在交時離不開你寶蟾道薛家之大幸也伏蟻把嘴一呷笑說道罷的人家倒替奶奶拉拉繯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蟠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蟠眼看了反側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則虧負了他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吃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蟠遇見寶蟻寶蟻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作者如見其神遇是金桂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蟠是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平素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中犯了什麼纒敗壞了這幾年月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裏裡有錢費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忽然安安靜靜起來或者是蟻兒轉運運氣來了也未可知

是自已心裏倒以為希有之奇此蟻兒之明眼望之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又生出了同賞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條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去金桂道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薛蟠一位本任在屯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遂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道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家來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賸姐姐妹妹薛姨媽看那人個不遜座於是宴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沒下的未留在偈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

薛蟠在房裏已非林人際向房後更非外人張總姊姊為非外人遠近以為外人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坐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小弟出來相見不知是外人不是外人只是德他于萬萬生就這婆媳及外家人看見以後夏三道這個父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我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位來不絕雖有年老的門上人如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署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門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裏却把知縣中餞現在這裏要親提若一去廢又要吃苦公是道裏沒有託到母親見字快快說人求道爺去送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停火速火速

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自不

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縣料命人即便收行孝了領子家人拿樣本在那裏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縣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實叙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着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竟覺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實叙滿面通紅身如燒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實叙扶着勸薛姨媽杖幾也淡如粥湯只當叫着實叙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裏淚珠叫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裏裏外外早驚動了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薛姨媽服了也是如此之也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寶丹利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却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今香丸吃了三九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誰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實叙耽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並述了一會子實叙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實叙實叙道此事上頭可託底下難託必須打點幾錢王夫人又提起實叙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踏踏壞了身子實叙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年底已經年近歲過不無今日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明日王夫人將實叙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寶母房中大家讓了坐寶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這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有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實叙昨日所說的話向寶母述了一遍寶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寶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拳房裏回來吃了飯要往學房裏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可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熱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比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是過了便往瀟湘館來做簾進去紫鵲接着是裏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往那裏去了紫鵲道屋裏去了知道薛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鵲道這也奇了寶玉問姑娘到底那裏去了紫鵲道不定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屋門只見寶玉帶着香露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編身退步進來寶玉進來走入裏間屋內便請寶玉裏頭坐紫鵲拿了一件外單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寶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寶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寶姐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林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寶玉道可不是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太太也不叫我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雖他十輪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寶玉道他那里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為人是最體諒我的寶玉道你不要有打錯了主意上幾句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人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書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寶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過是取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寶玉看見寶玉這樣老老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細看了一會只是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蹀道我想這個人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了乾淨寶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未恐煩顛倒學想更有許多煩惱大不說平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什麼姐姐叫我請老爺我怕你不來鍾明你的表兄謙讓至再拜於
是極不知置辦些前為慕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了
又母越時則羞少又笑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些碎瑣話寶玉祖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話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描不下嘴去
較正經說些閒話兒或講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來又不是和尚謙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描不下嘴去
的足知之襲人笑道你們來種參禪了又叫我們跟着打開葫蘆蓋了襲人以機情和尚祈知寶玉道禪機是寶玉道頭裏說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的
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没有惱的了只是他近年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在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
該這麼着纔都是長了幾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裏打發人
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清寒會
打靶兒坐下吃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吃若去了吃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
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纔是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打學字
裏他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日早起去發
了廨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學房裡說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苦說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
借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借們也開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廨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
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以請寶玉足知以伏襲人之心雖不襲人之根襲人啞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胡拉混扯的了廨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的
我是為你襲人道我什麼廨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問問的不言語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

像玉便問起實姐如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那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座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實姐的心暫且擱開了寶釵之對前見了姐姐忘不多時那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是婆媳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實母道說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借們這時候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實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飯後園壩閑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裡為着例比那王二夫人連了不好惹惹後來旺兒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裡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邊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裡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宅好不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并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似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看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言語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一人作事一人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怎麼樣若是我不改心我在媽跟了磕了頭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愿意的他媽氣得不得了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你你敢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糊塗東西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看他緩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說着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我就是難得的人即一錢不值司棋雖不言語已覺信十倍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殮他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便由着外甥去那知他叫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到看了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豈知他忙看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勒也就勒死了司棋的母親俱悔起來倒哭得不得了這便是這樁事司棋的母親俱悔起來倒哭得不得了如今街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俊了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審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裏沒事人是的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子孩子那敢不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纔說的叫聽着怪可憐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平兒給他料理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實母這邊來不提且說實政這日正與鹿光下大基通局的轆轤也差不多單為着一隻南兒死活未分在那裡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實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實政道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基便道只言下基我來親向鹿父笑道晚生的基是不堪識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實政道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基我也學兒看兒貴政向鹿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既沒有事我們索性下了一局再說話吧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米不下米鹿光道下米的馮紫英道下米的是不是好多嘴的實政道多嘴也不妨他橫豎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住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鹿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鹿父對下麼實政笑道從前對輸了如今讓他自己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看不叫他悔他就急了鹿光笑道沒有的事實政道你試試誰大

却說馮紫雲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裏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正在熱鬧時，放請門上人道：「奴才會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是個名班。伯爵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睨睨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書散過來開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午衙門有堂汛的事，得早些去賣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地畝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為家莊後復看
求見命賈政也不住下問，竟與書轎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煮着手燈，送過賈政去。這裏賈璉便叫邢管家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來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掖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不是賣賈車，他更不賞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鞭子，拉了兩輛車去。北人拿車南人投箱放瑞源事畢收車掛牌甚正意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要知道些，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掖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遠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裏要車去。并車上的東西若少了一付，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躺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

坤綱之...
之傳者九
十二三四
為一段
巧拙物
貴貴物
中開火
母珠裝
戲家抄
引出實
不祥諸事

到水月庵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一齊扯回來不許世滿只說裏頭像賴大爺命去了且說水月庵中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僧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將元妃不用也使習學得懶忘了那些女尼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也有個知覺了更覺貴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貴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閒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女尼女道士道長酒唱曲與女尼何那時正當月中旬旬貴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衆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只得在這裏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風月原是持方官的貴芹不是貴芹喝了几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辦拳罷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活本庵的女尼道這天剛過端午濕濕漉漉的不像且先喝几杯愛敬的光散去誰愛陪貴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着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裏賴大爺來了衆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貴芹離開貴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爺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的是貴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笑道哥也在此裏吃麼貴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去裏傳說貴芹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爺說天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去上車賴大爺騎着大馬驅押着趕進城不提原說貴政知道這事無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生在內書房嘆氣貴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貴政正等賴大爺回來要辦貴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裏納悶也不言語貴璉走上去說道賴大爺是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常班請老爺只當去賴大爺來了叫他押着且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回來也不用說明着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貴政進來有理由得上班去了貴璉抽身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裏抱怨賴大爺出的主意欲要埋沒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情都發作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十傳到裏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懶懶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记鐵檻寺的事情聽說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了道沒要緊是饅頭庵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庵裡的事情這一跳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末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饅頭庵三子即為平兒慌了說道水月庵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看什麼急鳳姐聽見水月庵纔定了定神說道呸胡塗東西到底是水月庵又是饅頭庵平兒笑道是我那裏錯了是饅頭庵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是水月庵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庵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鳳姐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當的大約刻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什麼體話呢鳳姐道我更要管那個你二爺那里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正說着只見貴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是貴璉一面的怨氣暫且不表不知貴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吃賴大爺回來了貴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貴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爺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貴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

水月卷一
家若傳實
政回空閑
仙等同實
事端難發
落今赴實
政上班後
實定時有
都無數案
等且元妃
將楚留此
女尼女道
早為道去
又看後來
辦端亂為

惑只見實璉走出來實璉便請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言裡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實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說實璉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實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實璉道姪兒沒有幹什麼每裡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兒們經識是不忘記的實璉道實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只自己瞧去罷便從靴靴兒裏頭拿出來個揭帖來擲與他瞧實璉拾來一看破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有得罪人為什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輛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姪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你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會磕頭滿眼交流實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潮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偕們的事多着實說到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看若混過去可以就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量我都不知道說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實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片大爺本來關的不像了奴才今日到菴的時候他們正在那里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實璉道這片兒你聽賴大這賴你不成實璉見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實璉拉着賴大央他庇護庇護罷只說是片哥兒在裏我求的保帶了他去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就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實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偕們再實賴大想來開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實璉叫實璉跟了賴大爺去罷聽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說罷水月卷一已敗露後上下禍改老并不深究脫罪推卸宜中欺不從施實璉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不敬事者戒賴大說我的片哥兒太開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誰和你不對罷實璉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寧海堂實母實女妖

失通實寶玉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實璉出來一宿無話靜候實政回來原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遊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推給了些衣服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裏各處的人頭雖都知道道拉進女兒們來預備官裡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實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兒回來告訴實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實璉奉命先替片兒喜歡又想道若是辦的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實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也不至甚擾于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片兒和女兒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辦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吃驚道這是怎麼說若是片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得個家的人麼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說得的麼你到府底問了片兒有這件事沒有實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帳事也肯應承麼但只我想片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子娘娘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辦法呢王夫人道那些女孩子子在那里實璉道都在園裏鎖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實璉道大約姑娘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裏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裏我原要打發他們去看呢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